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九

宋 李綱 撰

書二

與鄭少傅書

宣和三年正月日某頓首再拜少傅太尉相公閣下某

以一介草茅之賤誤蒙主上識擢躐處華要雖從廢斥
旋被甄錄天地父母之德欲報無所罪戾之餘思深氣
讋豈敢復指陳當世之務惟是狂寇方十三者竊發江
浙陷没州縣震動東南適當歸自貶所道路經由之地
採報傳聞備見本末不勝憤懣欲陳制賊之策裨補萬
一少贖前日之罪人微跡疎厥路無由竊自傷悼恭惟
少傅太尉相公養氣剛大許國精忠仰為聖主之所取
信俯為蒼生之所屬望當今大臣敢以危言讜論啓沃

宸聰者非公而誰輙不自揆以區區管見冒昧塵露仰

瀆鈞聽伏望憐其意而少垂擇焉不勝幸甚竊見方寇

初作據歙睦兩路險阻之地與之結搆者數十人脅從

之衆不過千計公然僭擬謀為叛逆無所忌憚當是時

捕盜官司不以實聞朝朝廷屯兵守隘徐圖討蕩必勝

之策則賊乃几上肉耳何能為哉部使者奏報既不以

實乃欲亟剪滅以速成功計輕慮淺屢為所敗其後悉

聚浙兵屯於青谿復為所破賊勢鴟張莫敢沮遏焚蕩

縣邑放兵四掠不旬月間陷睦歙杭三郡一督府談笑取之如入無人之地盜有府庫倉廩虜掠婦女屠戮士民焚燒屋宇不可勝計原其所以致此皆由奏報不實使朝廷不知其詳待為常寇之過也何以明之往年劉五起于淮南不過有衆數十人竄伏山谷間當時命使督捕急於星火遣兵屯守以鉅萬計尋即殄滅此見朝廷除患之速今方寇悖逆叛亂嘯聚凶徒非劉五之比而命使遣兵踰時方至此有以知奏報不實致朝廷不

知其詳者一也往年討捕劉五監司逗撓不職例皆停廢此見朝廷督戰之嚴今部使者坐失州縣首為逃竄之計未聞顯戮以厲其餘此有以知奏報不實致朝廷不知其詳者二也近年劉花三起於閩廣不過刧掠村落未嘗敢與官兵敵然立賞之格錢至萬三千緡官至武翼郎猶未敗獲此見朝廷嫉惡之深今方寇公然叛亂建號改年陷沒州縣而其初立賞不過數千緡官止承信郎此有以見奏報不實致朝廷不知其詳者三也

夫盜賊乘間竊發何世無之所患者捕盜官司不以實聞忽之不以為事浸淫滋蔓養成亂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方寇勢已張熾不愛人命動輙殺戮能用其衆藐然有輕視官兵將吏之心所指郡縣如期輙取此必有狡獪智詐之人為之謀畫者未可忽也其去冬道信州聞賊猖獗破浙兵焚青溪以輕舟躡使者分兵攻掠郡縣竊以謂睦歙當賊巢穴前後相去不百里守禦之具不固其勢必為所陷乘鋭以犯錢塘動揺浙西有可

慮之勢未幾果聞其陷歙睦徑趍錢塘則其智謀豈淺
淺哉然賊能攻而不能守一時焚蕩殺戮以快意而無
固守之計此可以力戰復也傳聞錢塘既陷後數日淮
甸之兵適至賊棄城而去未知信否縱使不去亦當力
爭何哉錢塘有江山形勢之勝城郭完而民力庶東控
會稽西鄣湖秀諸郡真設險之地也自錢塘以東貢輸
運漕皆所取塗自錢塘以西地非不廣民非不衆然皆
平原易野無有山川城池之阻以為捍蔽故復得錢塘

屯重兵以守之可以遏賊之勢而全二浙利無大於此者為今之計破賊之策莫若擇良帥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此三者相須以成功者也有要害之地而無重兵以臨之則不守有重兵而無良帥以統之則將士不用命誠擇威信素著有方略之帥統重兵以臨要害因敵制變以圖進討則破賊形勢已定矣所謂要害之地者在二浙則錢塘在江東則宣城是也錢塘去睦宣城去歙遠不百里睦歙去賊巢穴亦遠不百里欲復睦歙非

命帥統兵於錢塘宣城不可也欲蕩賊巢穴非復睦歙不可也若夫帥非其人及但委監司郡守以統制之不據要害之地而散兵他郡祗欲自保竊恐此賊難以指日削平翦亦未易制其衝犯也恭惟國家承平之久東南之民尤習治安不識兵革一旦狂賊放肆民心皇皇莫有固志加以頻年水旱民力凋弊州縣追呼騷擾百出朝廷宜有以大慰安之者而翦除鯨鯢之計亦不可以不早定也自賊作以來百有餘日焚掠縣邑而村落不

復道攻陥州郡而縣邑不足言一路者積州縣而為之者也此豈可習以為常而不駭痛哉官兵未有聞捷奏而潰敗者屢矣借使賊徒曠誅假息更在數月之後兩路之民輟耕失業屯兵仰食坐有縻費國用必屈他路忽有竊發而應之者何以備禦此掃蕩之計所以不可緩也伏望太傅太尉相公以東南大計為慮進對清燕之間極言敷奏賊勢有不可忽者擇帥遣兵進討有不可緩者使狂悖之寇速就誅夷江浙之民早遂底定天

下幸甚某亦嘗致書宰執與此互見輙録副本上呈以備採擇干冒威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某頓首再拜

與中書馮侍郎書

宣和三年正月日某頓首再拜中書侍郎閣下某竊以國家治安之久東南弛備郡縣類無城郭之固兵民不習戰鬬之事乃者狂寇乘間起於江浙之間曾未踰時戰敗官兵攻陷郡縣歙睦錢塘皆碎賊手可為痛憤伏惟中書侍郎浙人也賊之所以猖獗官兵之所以失利

郡縣之所以失守必已詳達鈞聽不敢復覼縷一一以陳第其罪戾之跡幸蒙赦宥獲遂北歸適當賊發之時道路驚恐崎嶇艱阻不可名狀竊思幸生太平之世而親遇駭聞之事夙夜惟念不勝憤懣嘗試策所以破賊者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願試陳之以備採擇之萬一破賊之策大略有三擇良帥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是也朝廷選用威信素著有方略之人不患無帥以虎符起鐵甸他路諸將不患無兵惟是要害之地兩浙

之衝以圖進討不可不講其以為要害之地兩浙在杭江東在宣何以言之賊既陷睦則杭距之為最近杭雖為賊所殘然傳聞不守復為官軍所得借使未得亦當力爭而據之屯兵固守則跨浙東西皆有所恃可以進而取睦賊既陷歙則宣距之為最近宣雖賊所未至然居民皆已遷徙官吏亦為遯逃之計急以重兵守之毋為賊得則瀕江諸郡皆有所恃可以進而取歙復取睦歙使賊不敢放肆退保巢穴然後兩路可以恊力因利

乘便同時進討翦除鯨鯢絶其本根此所謂地利不可失也夫命帥統兵臨要害以圖進討此策之必然者也至於入巢穴冐險阻與賊爭利於崎嶇山谷深林叢薄之間則恐非西北之兵所便也於此有策當起福建路兵及廣行召募福建路槍杖手自衢入睦自信入歙以攻賊於巢穴則必勝矣何則閩人趫捷勁健耐辛苦而習步戰履峻險之地如履坦途尚氣而好鬭以誅賞激之用其長必得其力也愚竊料之異時破賊於巢穴者

必此曹也然閩中比年以來民力尤困惟朝廷權時之宜而優恤之罷不急之務以寛其力必有仗節死難之士用命而立功者廟堂之議幸畱意於此其踈拙不林曩之遠屏孽乃自作幸蒙寛宥得歸養親有田梁谿之上足以供伏臘今乃與賊為鄰金鼔之聲相聞士大夫之家率皆遷徙以避寇親年髙矣聚族幾千指亦將餬口於他郡惟望朝廷通羣策擇其善者而從之克清大憝救寧一方使與避寇之人得復扶老攜幼以還故居

雖畢此生得為太平之幸民亦足矣素蒙知遇之厚敢布腹心伏幸裁察亦嘗致書宰執與此互見恊賛機務之暇願試取觀之愚者千慮庶幾一得干冐威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上王右丞書

宣和三年正月日某頓首再拜尚書右丞閣下某讀古書竊見盜賊多起於治安極盛之世惟以良帥重兵決策進討隨手殄滅無有遺患猶之身也瘡痏乗間發於

四肢必以毒藥攻之毋使浸淫厥疾乃瘳良帥重兵盜賊之毒藥也茍兵不重則無以制賊而使軍容奮張帥不良則無以制兵而使將士戮力有重兵而無良帥以統之號令不明誅賞不信智謀不深膽略不勇則兵雖多適足以為累是良帥者尤所當急者也漢之盛時盜賊嘗起矣至遣繡衣直指使者督捕誅二千石以下乃能克之唐之盛時盜賊嘗起矣得郭子儀李光弼之徒以為之帥乃能翦滅國朝以來號為劇賊如儂智高王

則輩亦嘗據有州郡當時命帥以討平之者狄武襄公
青文潞公彥博也由是觀之盜賊竊發治世之所不免
要在擇帥付以兵柄可以無虞帥非其人一失事機浸
以滋蔓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恭惟國家承平之久垂
二百年東南之民習於治安不識兵革州縣因循城壁
隳弛將卒怯惰莫知戰鬭邇者方寇竊發江浙之間嘯
聚烏合之衆以鉅萬計不旬月陷歙睦杭三郡一督府
縣邑以十數士民之家肝腦塗地公私帑藏為之一空

虜掠婦女焚蕩舍屋不可勝計原賊猖獗蓋緣江浙無重兵以臨之雖有兵而統制之者非其人錯置不善因仍至此也得不為之痛憤哉今朝廷既察其故分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矣然統制之帥所宜慎擇非威信素著智略過人者弗可用也何則驅士卒以捍盜賊以全軀顧妻子之人而當亡命不畏死之寇自非威信素著將士用命安能使之求生於死地而人自為戰哉賊徒狡獪狙詐百端前日歙睦錢塘之兵皆中姦計自非智

略過人習於兵事安能使之機械無所設而隮吾術中哉威信素著雖教婦人以戰可使之冒鋒鏑蹈水火古人有之孫吳是也智略過人雖當百萬之寇可使奔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將至古人有之謝安是也况總重兵以攻盜賊何難之有夫行軍用師雖因敵制變臨事施宜不可豫言然決勝大略必先定於胸次攻盜賊戡禍亂禦夷狄其理一也請借古以明之漢景有吳楚之變得一周亞夫為帥雖不自意能至洛陽然堅壁

固守不與爭鋒而以梁委之策已先定故能待其食盡氣衰一舉破之漢宣有先零之患得一趙充國為帥雖俟至金城圖上方略然屯兵積穀計已先定故能待其種落離散一舉滅之今方寇雖庸人一時竊發然有姦惡為之輔翼其厚賞峻誅能用其衆曽未踰時其鴟張已如此殆非浪戰之所能破也然則決勝大略豈可不擇帥而先定哉恭惟尚書右丞學該古今智周事物公忠直諒以宗社生靈為心協賛廟謨戡定此賊顧以擇帥

為先務博詢衆老或起於閑廢之中或擢於行列之間或徙於邊陲之地許以便宜從事委任以責成功使鯨鯢指日可平而東南安堵無患天下不勝幸甚某昨以愚戇妄發負罪遠屏幸蒙赦宥得削丹書輙敢僭易忘其言之不祥復有所獻誠以憤懣不能自已亦嘗致書宰執與此互見有以備採擇者幸望裁察之干冒威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與梅和勝侍郎書

正月日某頓首再拜和勝禮部侍郎台座春暄不審動靜何似伏惟神所聽勞台候萬福某違去言教涉三年矣嚮仰之情無日不在門下也前年夏以愚觸罪蒼黄去國平時交遊至厚者往往不復通問獨吾和勝送餞於門欵曲終日非高義絶人遠甚欲敦薄俗而重僚契曷能及此銘刻於心未易殫叙别後聞公峻陟從班屢被寵渥喜而不寐念欲具尺牘致賀謝之誠以通慇懃而遠屏海隅莞庫征商之外杜門省咎京師親故書問

一切廢絶用是不果孱愛念素厚當不以此加遣誚也去冬承吏部符蒙恩牽復本等差遣罷任既削罪籍復還故資無九年之謫而有三釜之養方竊欣幸將自閩中道浙東省親毗陵適聞方寇竊發於睦屢敗官軍賊勢猖獗道梗不通遂謀迂路由江南以歸又值黟歙為賊所陷瀕江諸州紛然驚擾村落間盜賊蠭起借聲勢以刼掠者不可勝計間關險阻自饒信抵池陽偶得一舟涉長江冒風濤之險幾月而後達金陵又聞錢塘失守

為盜所據其去毗陵不數百里士大夫家皆遷徙以避寇勢須親奉挈族餬其口於他邦四顧茫然未知税駕之所由此觀之其艱危惴慄憂愁之狀為如何耶用是數月以來髭髪漸有白者志氣衰落不復如往時矣行年將四十於夢幻不實之境獨驚噩如此何以堪之一身不足道也所可念者上有高年之親下有千指之累捨去田園未知適從以吾一身一家幸無恙猶且憂懼擾擾如此因思歙睦錢塘三郡十餘縣士民之家以億

萬計橫遭屠戮肝腦塗地其酷毒為如何得不為之痛憤哉每一念此不覺淚之承睫又復竊歎以謂方策所載而駭聞者不意身見之也和勝鄉里與賊境接不百里當稔聞其詳自錢塘陷没以來又將一月傳聞賊徒棄城不守復為官軍所得未知信否自餘州縣又不知變動復如之何也大槩賊作之初捕盜官司意在掩匿不以實聞錯置乖方浸淫滋蔓遂致於此為今之計莫若擇帥遣兵據要害以圖進討下寛大之詔使鄰賊州

縣之民知上德澤此則急務竊不自揆以書達宰執諸公論此數事輙又復為一書煩和勝達之庶幾無阻滯之患區區愚慮或能裨補萬一餘書亦錄副本浼呈以書意互見恐其欲知本末也千萬勿以示他人為幸交遊中平昔所畏服者獨吾和勝前年試闈廊廡間語端不虛發何哉士大夫所養以氣為主平時如虎猶恐其臨事之如鼠況復伈伈俔俔惟知佞柔以媒富貴自餘何足觀哉每讀前史見古人立名節大畧率以氣作之

和勝剛介自喜胷中之氣常勃勃然宜其臨事不苟挺挺有古風烈也自公登禁從士夫稱誦不容口及見謝章鯁亮奮厲使人增氣但恨遠方不知公在掖垣瑣闥所論何事以平日料之必有可觀然方今居可言之地者論事當以天下大利害生民大休戚為本至於排擊一二士夫此未足道願公勉之侍從之臣皆以論思獻納為職而任天下之責和勝勿謂遷南宮侍郎遂可安枕而卧富貴易得名節難立當此時處此位勿使天下

指為善保富貴之人乃所望於左右也辱公情義同於
骨肉不覺叨叨死罪死罪某迂拙有素加以譴逐以來
多病早衰不復堪為當世用矣區區之志惟望朝廷早
殄此賊浙東安堵復得扶老攜幼歸於故廬耕釣梁谿
之上以畢此生更冀故人勉輔聖主以福斯民得與樵
夫田叟同被餘潤夫復何言此外千萬良食自重

與程伯起舍人書

正月日某頓首再拜伯起中書舍人台座春暄不審動

靜何似伏惟神相靖共台候萬福其違去門下忽涉三載仰德之情朝夕在懷前年以愚觸罪倉皇去國不果一别嘗辱隆教所以慰誨良厚及抵謫所首蒙書貺眷予有加佩服至意亡以為喻罪戾中不敢作京師親故書遂稽修報必蒙照亮近見邸報竊承給札代言陛華禁從殊慰士論辱愛素渥喜可量也其兹者蒙恩牽復罷任出自餘庇以感以慙將道浙東省親無錫偶值方冦竊發道路阻絶由江東以歸屨畏塗冒風濤之險幾

月然後達金陵又聞親老同骨肉輩避冦徙居未知所
詣遣人詢訪尚未得報此情如何然徘徊江左之久於
賊事講聞甚詳慮之至熟輙以書達宰執諸公具論本
末區區始脫罪籍復此妄發所謂愚不可及然載於方
策而駭聞者今乃身見之得不為之痛憤哉五書副本
敢以浼呈幸冀一覽勿以示他人也伯起平日耿耿之
志交遊所共推服今據要津與國論以獻納論思為職
適當此時願展盡底藴為宗社生靈之福勿習循默為

保富貴之計乃所望於左右也未有拜見之期千萬爲

國自重

乾隆御覽之寶

梁谿集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俞昌言

梁谿集卷一百十

宋 李綱 撰

書三

崇陽與許崧老書

蒲圻與許崧老書

澧陽與許崧老書

海康與許崧老書

別幅一

泰寧與許崧老書

崇陽與許崧老書

某頓首啟崧老宮使右丞冬序隆寒伏惟燕處超然鈞

候勝常昨者盧阜獲從杖屨之遊者數日慰懌多矣别來忽復半年豈勝馳仰中間辱教賜以傳聞從者所寓不一久稽修報愧荷無喻得珪老書乃知眷聚已過雲巖計大旆今已至止遂為安居之謀否區區夏末即抵湖外屬沿江盜賊傳報紛錯宿留通城崇陽間今歲且盡矣雖小寇尚未衰息庶幾阻江無南渡之志旦夕遂如渚宫事有輕重不得不豫料然又有非料度所能及者亦姑聽之耳前蒙誨諭悚荷雲巖丈室竹林間風月

殊隹第恐不甚宜冬竹庵録示月林堂和篇諷味歎服輙復次韻和呈以資一笑李道夫聞有舊必數過從此但終日塊坐時與古人相對黄卷間耳春秋書竊願一覩少窺獨究遺經終始之意告就趙令處借一介送示幸甚如定居脩江此去不遠時得通問也臨江蕭建功秀才了翁孫壻極佳士慕義之久欲一見望幸與進也歲暮未有承晤之期臨書增懐切冀為國自厚謹上狀不宣某再拜

蒲圻與許崧老書

某頓首啓崧老宮使右丞台座使至兩奉誨墨殊荷眷情履茲新陽伏惟鈞候多福區區自崇陽趨鄂渚行次蒲圻被受近旨檢會左降官不許同處一州移居澧陽自蒲圻由岳適澧便道也少畱治裝朝晩遂行澧陽深僻遠江非鄂渚比雖使自擇不過如此感懼深矣然自分寧至澧與鄂道里惟均尚兾時獲通問也寵賜和篇辭意高古殆不容復繼矣歎仰無斁近詩文數篇謾往以資一噱願勿他示為幸蒙不鄙借示春秋集傳使得窺尋聖作以考聖人

筆削襃貶之深意幸甚俟反覆究觀有所疑難續具咨質

傳畢即專人馳書府次其飽食閒暇無所用心亦頗得追

繹舊學第苦道途奔走未得息肩到澧陽如得少安杜門

省愆收心反照以觀四十六年之非此外於經史間隨分

有所發明亦不虛度歲月儻成篇帙自當録往以資琢磨

第恐跡愈孤危未必得安居耳妄傳之多乃所以速其遠

也皇恐皇恐元中書前路即遣人送去必不遺墜無緣少

奉言色臨書馳情歲晏苦寒千萬為此道自重不宣某再拜

澧陽與許崧老書

某頓首啟崧老宮使右丞台座岳陽人還奉十二月五日所教賜審聞鈞候勝常感慰無喻歲華改新伏惟茂對令辰擁培殊祉某待罪澧陽纔息肩復聞有海南之行不勝惶懼束裝俟命即上道然傳報已久而命猶未至益以震悚章疏不知曾見否大槩以六事為言其五皆靖康往事其一謂罷黜不當迂路歸無錫而且與縣官飲宴惠山復資囊士人上書詆朝政得失冀復召用

所以屏之海外坐此而已方建炎秋八月丐罷相而歸至十一月始有落職之武昌指揮則當其未謫數月間不歸其家將安歸乎惠山乃靖康間所賜以為功德院一諳飯僧初未嘗與縣官飲宴也至資囊士人上書言事冀復召用此豈理也哉是身許國已久方宣和末變故洶湧及靖康中讒謗沸騰分甘死矣得逮今日皆其餘也豈復吝惜然聖主在上睿知日躋如日中天而萬物畢照終冀蒙察死且不朽自古賢智不能自免者多

矣況以疎陋之姿而值艱危之際進不量其材力退遂至於顛躋罪大譴輕夫復何道數舍之遠無緣一別情可量也前蒙借示春秋集傳玩味諦繹心舒目明不能去手此書黯闇久矣今乃燦然非精思深考超詣自得何以及此歎服無已輒作數百言書於後引之本末知是否殊愧率爾也然前書所謂猶有疑者竊恐未免有求之太備索之太過去處而三傳之說亦有邀焉與經相違者正當信經而不信傳痛删去之然後聖人之意

明不當尚取其近似之說以虧一貫之功也願試陳一二以質所疑孔子因魯史而春秋作於史之闕則亦闕之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桓四年不書秋冬十五年夏五不書月十七年五月不書夏此皆史之闕文故聖人因而不書以志闕若於不書秋冬不書月不書夏取諸成歲及辰計之數求其義而為之說則恐求之為太備孔子作春秋於天地災祥必謹書之使畏天者知其故而恐懼修省故曰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若書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地震山崩之類此皆德政不脩有所感召而然故聖人書之以記災若於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言霸統將興而兆齊小白於甲辰甲午地震言素王終始而生死孔子於沙麓崩言晉文公將霸之祥而地理決則恐索之為太過三傳之說固有與經相違而可信者如經書趙盾弑其君而傳言盾之罪在於出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已經書許世子買弑其君而傳言買之罪在於不嘗藥

而已弑君大惡也聖人正其罪而書之豈苟然哉雖三傳之說與經不同或可信者近於義故也至經書襄七年公會諸侯於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而傳言子駟殺之左氏謂子駟怨鄭伯不禮使賊夜弑僖公以瘧疾赴於諸侯公穀則謂鄭伯將會諸侯以從中國而其臣欲從楚故弑之所以不書弑者為中國諱也夫以不禮於其君與所從不同之故遂成弑君之惡恐不若是之甚左氏載八年楚師伐鄭子駟子國子

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
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
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
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由是觀之則子駟亦無必
從楚之意將會諸侯遂先弑其君何哉左氏第言子駟
弑僖公初不言經所以不書弑之義而公穀言之夫春
秋二百四十年間弑君三十六孔子皆正其罪而書之
弑君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以責其臣子今書鄭伯髠頑

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於鄵又書葬鄭僖公則僖公欲會諸侯未見而卒爾理甚明白三傳之說皆不可信當悉刪去之以經為信可也某嘗謂介甫作字說其發明義理之學甚深然人得以議之者以求之太備故也古者六書有象形諧聲轉注假借會意之類而一切以義訓之故不免有穿鑿之患然則春秋因史之闕文略而不書者存而不論勿求之太備則善矣又嘗謂漢儒言災異其指陳天人之際甚明然後世得以議之者以索

之太過故也惟先格王正厥事覩天地之變則側身脩
行以應之而漢儒一切引類為之說故不免有附會之
弊然則春秋於天地之災祥謹而書之者論其大意而
不索之太過則善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
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信道之篤取舍於經者猶如此而
況於傳乎三傳獨左氏躬見魯史公穀乃得於傳授春
秋書君氏卒以議世卿左氏乃言君氏為隱公之母善
學春秋者去而弗取則鄭伯之弒誼可信哉是三者竊

意以為如此未敢必也承切磨之喻故不敢自隱或有可採願無以人廢言其或未然却告垂誨幸甚方幸江湖間相去不遠書問往反可以資講貫之益今乃屏之海外邈無還期離羣索居之念宜何如哉世路方艱千萬為此道自重不宣某再拜

海康與許崧老書

某頓首啟崧老右丞兄侍史湖外人來伏領中夏所賜教墨竊審動静感與慰并秋高江外氣候已凉伏惟燕

處多裕釣候多福其以黎冠未靖尚駐海康官軍進討賊勢稍衰早晚遂南渡矣自抵嶺海幸與小子無恙然從者物故過半瘴癘之鄉真可畏也蒙誨諭之厚銘佩無已垂示易書彖象并論語法言訓詁已領離羣索居之久得聞所未聞於蠻夷寂寞之濱怳然如奉言色喜可量也憂患中讀易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輙以所妄見者為之傳又著釋象訓辭明變類占衍數諸篇觧剥易體非敢謂足以垂世成一家言聊以自娛忘憂永日

而已常恨羈囚未緣求教近於元中處盡傳威著遂獲
窺尋微旨證其所合而考其所不然者幸甚幸甚卓見
洽聞發明難言之意多矣然有未能無疑者求於大象
似太深而求於彖爻之象似未備也嘗作書與元中論
之今録往又嘗掇所著釋彖中數十條致元中處戒其
勿他示唯因風録致左右願試取觀之可見大槩厥幾
千慮或有得焉觀易之象正猶觀天辨其分域察其名
數然後吉凶妖祥可得而占不然則以斗為箕以角為

尾以紫微之垣為三光之廷其相去遼絕可勝言哉觀象然後可以得意得意然後可以忘象而近世學者因王弼筌蹄之說皆廢象而不談此所以多失聖人之旨也互體卦變見於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皆古書不可廢也漢魏間言易者泥於象而不求其義所取迂闊多失聖人立象之本意而自輔嗣以來一槩以義而不求象不得辭之指因以失義者亦不為之少要之二者蕪乃有得嘗試取彖爻之象畜而觀之其所以示人者蓋

爍然矣況以高明之識精深沈鬱之思洞視而熟察之其所得遂將超軼絶塵何可跂及耶所謂彖爻之象者元中書已論其略今試及其一二姤之女壯象在乾巽乾健也巽長女也一陰初生已為長女而健此女壯之象也晉之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在坤離（離日也坤臣也）牝馬也坤比於離以柔順得君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象也餘卦皆然也第或取互體或取卦變或取卦爻為不同耳爻象蓋亦如此然又有相因以取象者如益

六四利用為依遷國則初九利用為大作所謂大作者如盤庚之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是也損上益下正在此爻故其象取於遷國大作亦猶損六三之為得友而上九之為得臣無家也有相反以取象者如頥之初九以陽在下有自養之才然居動體則不能守之以靜故為舍爾靈龜觀我朶頥六四以陰在上資物以為養然居止體則有以靜養其威之意故為虎視耽耽其欲逐逐𪚥伏氣虎食肉相去遠矣動止殊

而吉凶異亦猶大過九二之為枯楊生稊九五之為枯楊生華也凡此之類不可以一端求因象會意乃知聖人立象之妙唯變所適而不可窮也所謂卦體者頤損益外實中虛有離之體故爻象取龜大壯外柔內剛有兌之體故象爻取羊之類是也所謂卦變者變蠱之六五以為九五則蠱變而為巽故其象以先甲後甲為先庚後庚變明夷之六四以為九四則明夷變而為豐故其象六五上六以暗在上為見斗見沬之類是也凡此

合一卦以觀然後得之亦猶頤中有物曰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時一見之使學者精思而後得焉妄謂如此未知然否願有以警誨之幸甚論語法言訓詁發揮妙理脈絡貫通正得古人立言之旨甚善皆聖賢言行之要惜乎近世之人以為童稚之習而弗深考也道塗間因為小子講解謾著其說頗足正舊訓之失如井有人焉之井不施其親之施凡百餘條今録十數章往以丐鑑裁或有可取當令小史以拙筆故楮盡書之以致几

格間也世故方爾吾儕唯當益求性命之理守死善道耳餘復何言詔令既下想見士夫遷徙紛紛念之心折豫章遂為都會分寧僻遠自不相關從者不必更他六月初書已辦欲來江外不知後復如何族大累重一遷自非易事也閒杜門謝客唯以著述為事不勝歎仰儒書訓釋既當不若於佛書中發其妙意雖見性了心不立文字然法門差別理事通融偏參亦自無礙大抵訓釋前言蓋專以為已非為人也塊處海島既遠朋友漸

摩之益又無書可觀其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會晤無期可量悁跂切兾良食自厚因張漕人還寓書以承動静不宣某再拜

别幅

來教謂設卦觀象而繫之辭故辭皆自象生說易者之謬妄不難窮者以有象質之也又金石草木和合為藥寒熱燥濕體性頓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字字有象此言盡之矣至謂互體不足取則似不然求易之象

於正體互體卦變卦畫時來俯仰之類皆不可廢若秖
於正體中求即不合者多必為之說却成牽彊如觀之
盥而不薦震之匕鬯剝之牀廬歸妹之虛筐皆俯仰也
臨之八月復之七日賁之相文咸恒損益之上下皆來
時也噬嗑之頤中有物鼎之彖大過之本末弱小過之
飛鳥中孚之豚魚皆卦畫也井之改邑不改井同人之
于野巽之先庚後庚皆卦變也取於互體者尤多如晉
有艮體則為鼠巽有兌體則為巫鼎有乾兌則得妾以

其子如履有離巽兑則為跛眇如此之類蓋不可勝舉以十三卦考之噬嗑正體離震互體坎艮離日也取諸龜貝之屬也震動而艮止也坎衆也此所以為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象也豫正體坤震互體坎艮坎為盜坤順也艮止也所以為門闕也震動而有聲也動乎門闕之間而有聲順以止之此所以為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象也餘卦皆然可思而得也互體取象曷可少哉又觀乾兑為夬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而得兌為附決之說兌乾為履以柔履剛以剛咥柔而得九五為夬履之說如是者蓋不可勝窮然後知易之變一寓於象而觀象之妙一寓於變執一端以求之則差矣願以精深之思索於數者之間必有神會而默契者其或未然亦望誨諭幸甚某再拜

泰寧與許右丞書

某頓首啓崧老宮使右丞兄台座去秋人還辱教答審聞動靜甚詳感慰無喻孫壻繼附到論易春秋兩書反

復熟讀恍如對談喜可量也遷居擾擾久不具記不審邇來為況復何似履茲新春伏惟鈞候多福區區挈族寓居鄉邑目前粗遷鄰境巨盜稍就招納第效顰者紛紛蜂起未知得奠居否方今豈敢懷安流行坎止姑隨緣耳去冬傳報江上擾攘及分寧武寧良用恇情繼聞群冦即退深隱山谷當無驚虞不知且復安處唯別所圖適四海橫流其勢未艾吾儕正當遠引猶之奕者須觀局勢不可留滯一隅以貽後悔也幸熟思之學易不言

象而象在其中此誠至論然要須觀象無所差忒乃可若謂舍象而能得意則恐未然春秋推明災異此正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前書不欲指事謂如山崩而兆霸統地震而興素王恐難以必學者之信後世山崩地震多矣而霸統不立素王不作有詰此者將何以解之大抵天地之變五行之詳各以其類應蓋氣之先至者猶病在五臟善醫者察色按脈而知之通夫古今一理也宣和巳亥都城之水實兆靖康兵革之災嘗觀開

天傳信記載祿山未亂前數年長安大水幾冒城郭乃知天之告人如此之審非有物使之氣之自應若合符節論災異者不必過求直以類推則得之矣因誨諭故及此頃在海上取自共和訖於五季史家所載天地五行變易纘為一書雖未成就然已有可觀篇帙浩大陸塗不能將即附海舶來閩中寄沙陽一相識家到此未暇取近傳盜賊焚刧未知存否儻得槀沓尚存編摩成書庶幾有補於世願丐一言以冠篇首不朽之傳誠有

賴也還家幾半年矣日困人事筆硯遂疎得有定居之所復理故學且從者寓止稍相通可以時從質問何幸如之元中久不通問遠寓瘴鄉殊使人念之然無寇盜之虞未為非得策也李道夫珪老時過從否春風浸暄敢冀為天下自重謹上狀不宣

梁谿集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十一　　宋　李綱　撰

書四

澧陽與吴元中書　吴元中答書

桂州與吴元中書　别幅

象州與吴元中書

澧州與吴元中書

某頓首拜啟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叙慰已具前幅

歲暮陰寒不審孝體何似伏惟動履支持違去言色於今三年矣靖康秋末嘗辱長蘆所賜書時大旆既行區區亦有雲安之謫一向奔走道塗間不獲修問瞻仰之懷無終食置也今春承命來武昌道中忽聞先丈太中遽棄榮養聞問愴悼良不勝情惟公純孝天至而終天之別隔絶殊方復阻奔赴永惟哀慕荼毒何以堪此人生憂患一至於此天之佑善理實可疑奈何奈何念欲俟至武昌專人布慰適道路間闕秋初纔及郡境復澧

陽之移故爾後時負負而無可言者照遇之厚當有以
恕察之也某迂陋有素惟公知之去春聞有尹京之名
率湖南義旅以輔王室之難次江淮間乃聞都城陷没
二聖遠狩痛憤幾絶覩上登寶位赦書悲喜交集第欲
一至行在覲新天子即丐歸休而途中聞有告廷之命
雖荷特達之知自視闕然尤不敢當既而力辭不獲黽
勉就職纔兩月餘雖夙夜罄竭庶幾補報萬一而疎拙
寡與動輒齟齬自度終無以仰副聖主委任之意方時

艱難不敢貪戀寵祿備位妨賢虛受天下之責力前退
罷幸蒙矜從而論者紛紜不已其言可駭可愕賴上睿
明有以照察其無他俾居武昌德至渥也及茲俯遷復
得澧浦深僻遠江雖使自擇不過如此念思省咎日以
感懼正恐孤危之蹤不能久安於此不然息肩杜門洗
心悔往知四十六年之非而國日新於來者何幸如之
追思靖康相從於廊廟如一夢間既去之後國家變故
遂至於此雖欲效其區區何可得哉當時動為身謀爭

寵利而舞智以御人主誤國敗事者今皆安在吾儕正
如救焚固願出力於燋頭爛額之間至於力之所不能
致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嘗觀古人處天人之際未
嘗不盡其在人者至於無可奈何則歸之於天故西漢
有王氏之禍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之祥見於成哀間知
數者言漢當再受命故哀帝改號陳聖劉以應豈非
天乎然時有劉向拳拳納忠帝室專以遠外戚進宗族
為言雖遭深怨而不懼其後王章因日食之變極論王

鳳遂死獄中既更哀成而王氏遂已簒漢李唐有武氏之變其兆已存於宫中李淳風嘗言於太宗而濫徐君羙之誅幾以應之豈非天乎然而則天之立褚遂良長孫無忌來濟郝處俊之徒力爭之皆以貶徙其後上官儀因高宗之怒將草詔黜之竟不果而死既廢中宗武氏遂已革唐向使劉向王章之言成帝能用之不用外戚雖既用而又抑之則必無王氏之禍使高宗能用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氏雖已立而黜之則必無武

氏之變然而數子者其意雖切而言卒不用事卒不可止者天也言雖不用至於斥逐以死而數子卒不改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謂知所守靖康之事大概類此然小人之亂邦必至於國家俱敝而後已可勝歎哉吾輩在宣和末變故洶湧是身已當死於兵革之間在靖康末讒譖沸騰是身已當死於斧鉞之下得至今日皆其餘也已為幸人夫復何道然有不解於心者兩宮遠狩於絶域羣生方困於兵戎王室之危若綴旒然此

所以終夜不寢痛悼而寒心者也惟公精忠許國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雖藐然哀疚之中此意豈少忘哉峨山於嶺外為善地於今日為樂土其風物見於柳子厚所作山水記中似亦不惡燕處想能安之頃得信斯書報眷聚已往骨肉皆在目前尤非細事某待罪於此不敢弛擔儻遂度嶺得密邇良幸第賤累輩皆留浙中累欲挈來正恐蹤跡不定故久不果亦姑聽之耳松老昨邂逅於廬山相從十餘日顛沛中道力益堅殊可

畏仰有書致左右今玆世路方難未有會晤之期者此情何量敢冀節抑哀慕為天下自重謹奉狀不宣某再拜

吳元中答書

敏叩首上狀敏罪釁深崇天畀酷罰先君即世泣血蠶徼歲律已更尚以乏使不獲奔訃以為公憂伏承遣使不遠千里慰弔哀恻奉問崩割蒼天莫聞嗚呼不孝不能終養田里馳驅當世又不能忠以敗國事天實留之

使受鉅痛以懲斯世至此極也靖康之初聞貶就道時
先君極康寧且毅然無惜别意私謂再見可卜錢塘之
難七十日幸全以遷吳興書來滿幅如平時意自此少
安矣後十日遂至大故嗚呼遽至此乎藥餌弗嘗大事
弗親聞言萬里未即歸死不肖之孤痛何毒也奉命來
柳晝室䟦至時辭其家令復滿前而獨先君音容終天
絶矣想公聞之亦不勝其哀也蒙諭别後出處之詳初
斂至夷陵聞公當來白帝荆盗梗涂不復相聞建炎赦

令至天傾地覆始奉的問身縶遠方徒死無益泣血累日又復媮生既聞上聖繼統又喜公已登庸八月離涪陵九月傳公去朝去歲奉先君之訃於南嶽六月至柳而比復傳公三易地來使至自澧陽所傳信否契闊三年人生亦孰非夢何夢之異耶垂示靖康之事反復天人之際甚悉雖然此公自為說可也先事廷諍退無遺恨進不大任責有所歸若敏何敢言此受上皇之託以輔嗣聖奉淵聖之命以宰國事去位數月大恥如此顛

吏被兵求由與責懷王墮馬賈生悲哀古人之心不吾欺也得罪以來念王室之變故痛二帝之行役悼素志之零落歎生民之流離每一念至不如無生事既已矣無所效唯端居淨慮以盡洗其四十一年之非雖然有不可解於心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水之濕火之熱性也亦命也昔申包胥聞伍員覆楚之志則曰我必存之楚大國也當是時楚之敵國君臣相與謀楚者未必敢有是言而申包胥以一夫言於野如此其後哭秦庭

乞師卒如其志諸葛孔明與先主論天下於南陽是時曹氏已擅漢孫氏已盜江表三世矣孔明之言無不讎者海内鼎裂猶為劉氏宗臣張柬之之語武氏於荊南江中卒復唐祚垂祀三百此數子者皆論國家於江湖草莽之間而國卒賴以復興由是以談雖曰天數亦人為也一夫發志其烈如此儻辨諸心必有以合天人之願者矣敏固罪廢儻得飯蔬飲水生為宋民死卧宋土夫復何恨如其不然雖頑鈍無堪竊嘗奉令承教於二

帝矣太祖造區夏海内蒙福者於今十世民之戴宋豈有窮哉惟公忠義蓋天下功名震四夷精心血誠宜無不在王室願言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道遠世難無緣面譚故輒發其一二示及舊疏向在湖外已嘗獲見此皆目前可數利害也舩老報書納去自桂至象九驛取道龍城卻減一驛但陸出麻蘭之側頗險故來者皆泛潯江而一日兼兩驛有半大舫果南或不悍小舟蕩兀即過我而往亦良幸餘唯為國保重謹因還使布謝

不次敏叩首上狀

桂州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再拜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人還伏辱教答竊審履兹青陽哀慕之餘孝履支福下情感慰某罪戾遠屏聞報即巳行次桂林雖迄今彼未被受不敢稽留邅逦南去仰戴寛恩日益慙懼當艱難多故之秋誤蒙考慎既無持顛扶危之術又無保身自全之計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至於顛躋乃分之宜夫復何道然言者所

論六事其五皆靖康往故如刼寨伏闕之類其一謂資糧士人上書以冀復用豈理也哉睿智在上如日中天終冀蒙察死且不朽諭誨古人一念之烈儻辨諸心必有合天人之願者非精忠之至有大願力何以及此正所望於左右也如某罪大不容於世即死海外此志已矣惟公勉之見約水行可以邂逅固所深願第恐好事者又從而旁緣造言以為公累不然麻蘭之險小舟蕩兀非所憚也幸冀照察無緣承晤此情可量切望節抑

衷慕為國自重不宣某拜啟

別幅

某再拜昨日抵桂林方作書欲遣人承問使至特辱教賜開諭周悉感服無已承錄示靖康舊語讀之感慨方危疑之際禍患不測非公力為辯釋此身不能自保久矣雖公未嘗一一見喻寧不知之其秋出師固知墮恪計中亦嘗面道其詳然力辭而卒行者非特迫於威命如所謂杜鄆之賜勢不得已亦庶幾立尺寸之功以塞

厚賞然後解兵歸印幅巾柴車徑返田廬此素志也不謂事與願違駐車河内未踰月而廟筭中變公既去位某亦罷歸一切皆如恪策而人罕知之者初某既總師指揮維命劉韐為副及其後乃知恪所薦也鮮潛初與韐會議於隆德韐志甚鋭及潛出兵韐忽中變按兵不行故失期會而潛有南北關之潰適所遣屬官張叔獻者自韐軍中來能道其詳乃知韐將出兵而得恪書遂有緩師之謀雖書辭不可知而意則可料也其後韐之

子子羽道其書辭於人果如所料此二人者今皆見存他日可詢也淵聖又御札付韐而誤付宣撫司其戒勅之語與本司所稟受不同亦必恪意解潛為制置使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張灝為轉運使折可求為都統制皆各受御前處分進退自如因報公罷遂相援此為言以謂節制不專難以責成功必致誤事非使節制歸一以謀萬全之舉則太原之圍必無可解之理不然顧丏罷去遂得請夫恪之意不過欲作相耳而妨功害國

其巧如此今惛已死尤之何益所可痛者小人動為身謀不恤國事一至於是故范祖禹以謂用小人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豈不信也哉前書所謂舞智以御人主者為惛設也又承詢以天下安危存亡大計如棊迂踈再奮再躓進不足以謀夫國退不足以保身何敢復議此哉試陳梗概言之而不怍恃公之知我耳夫天下猶一身及其病也必有致病之源靖康之初所以致寇者其病源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靖康

之末所以致寇者其病源於春初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重地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初未深知中國之虛實也而吾之援師日集當是時不難於議和其所邀求度可許者許之不可許者勿許則約成而和可以朝廷為其脅制初不計此所求一切聽從故使賊得以窺中國之弱而約不能堅此失其所以和也當時力爭於榻前者正謂可以脫一時之急而貽將來之禍雖有智者莫能善後虢射父所謂期

年狄必再至示之弱矣者是矣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福寧會議正欲用亞夫之策復畿邑絶糧道禁抄掠困其師以勝之而姚平仲先期妄發其議遂格夫刼寨小衂也而因以沮必勝之計邀擊良策也而抽回襲逐之兵故使賊安然稛載而歸無所忌憚此失其所以戰如弈棊然豈能盡殺敵而我無所傷哉借使以吾兵之二而易敵兵之一猶為中國之利深入者覆師則疆外者破膽矣失此機會故賊志日侈士氣日沮長驅憑陵

至今為梗先軫所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者是也今國家變故既爾寧可追咎既往然不知其源何以治病此二者安危存亡之源也或者見靖康之末失守而以靖康之初堅守為非亦可謂不知變矣靖康之初與夫靖康之末事勢豈可同日語哉賊初犯闕時朝廷失於隄防故使之渡河而至城下其所以急欲去者初不為久留計及再舉南牧則有必取之心此不同者一也賊初抵城下不數日間援師已集中外音問絡繹不絕及

再至則圍城之中始以蠟書起兵中外阻隔不通此不同者二也淵聖登極之初士氣人心賈勇百倍其後稍稍鮮體此不同者三也其細他故不可勝言故在靖康之初有備則當守在靖康之末無備則當避豈可膠柱而鼓瑟耶令以後而罪前是猶治病不別脈色不察證候以後藥之失而咎前藥之得豈理也哉夫宣和之間病成而未作靖康之初病作而未甚至靖康末則病甚矣故以靖康而視宣和以建炎而視靖康國勢人心與

夫經營之難易何啻相什百哉然建炎之初猶有可為之理者河北失真定懐衛濬四州河東失太原澤潞汾晉六七州皆靖康末有為失之其餘皆為朝廷守兵民之心戴宋堅甚而河北東路京東西陜西諸路未受患也當時料理其兩河以為藩籬因其人而用之則中原可保車駕巡幸不去中原則四方可安譬猶初病中風者藥石之功猶可及而復為全人也既舍此策以茍目前之安坐視數路之莫救河北河東悉皆陷没而其京

東西陜右類遭侵掠去春關中既擾今則鄜延丹坊又破環慶諸路數月以來未知復如何西北如此則中原豈復為我有哉譬猶再中風者遇良醫猶不免有偏廢之患醫非其人未可知也西北之於天下非特形勢便利乃將帥士馬甲兵之所出興衰撥亂之具在焉失之則其具何自而得欲修大廈之傾而乏之材料可乎賊善因兵於敵非特因粮而已去春破京東西者多闘雨河之人使復用京東西陜右之人翦髮易服被甲執兵則

遇者皆以為賊望風奔潰何往不可雖東南未得高枕而卧也正猶大厦之傾日葺之則有復全之理不然風雨之所頽圮而後已可以數其遷為安耶今日之策急料理之可如東晉然東晉亦未可輕議之也輔相如王導人望如顧榮賀循紀瞻經營中原如祖逖劉琨方面如温嶠陶侃郗鑒强藩重兵控扼上流始能抗石勒之徒保有江左如弈棊者一失腹心之勢則雖欲保守一隅豈易得哉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術以進

君子退小人為本君子進則雖微必強小人進則雖盛必衰此匡復之象也理必至此心術不同而已令之事必其真有勾踐枕戈嘗膽之志必能行衛文布衣帛冠之政任人者體剛明誠一之德受任者革忌媢偷惰之風一切以公天下保國家為心日引月長使國勢浸彊庶乎可為此安危存亡之所係也自經變故以來尤覺可不可之有時時不可而為之猶逆風行舟用力多而無補使遇其時呼吸響應順風開帆一日千里可也願

公深自蓄養方燕閒時究觀古今之變而察其機會異時復膺大任則宗社生靈之所賴必有在矣昔蜀先主勸劉表因曹操在官渡而襲許昌表不從其後悔之先主曰天下之事機會之來豈有窮已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今敵彊我弱然安知異時無可乘之機耶此可為智道難與世俗論之也某久已灰心今復遠屏海外與中原絶此志已矣因誨問所及故輙發其狂言死罪死罪某再拜

象州答吴元中書

某頓首啟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使至奉望日所賜教伏審即日孝履支福慰佩兼懐區區已次象郡跂望龍城纔數舍之遠不獲一見我勞如何在八桂覩德音聞車駕南渡倉卒驚擾感憤彌日不能自已事勢遂爾奈何恩霈曠蕩獨不霑濡而譴謫之辭彌重罪魁怨府萃於一身慙怍震懼益無所容方建炎初固嘗建議以謂今日之策惟有自治自彊而已上下協濟真以古之

創業中興者為法庶幾國勢可以獲振不然未見其可也其後以所議不合罷去而募兵買馬選任將帥經營藩籬保據形勢種種皆以為罪已施行者一切罷之兩年以來謀國者不聞有所措畫賊入吾境破城邑擾諸路恬若不聞惟幸其不來而來即避之不知此何策耶中國堅强之地在西北柔脆之地在東南賊因間乘勢先蕩覆吾堅强之地而不加料理令遂長驅以窺東南此正如曹操先事河北關中而後臨荆吳其計策豈淺

淺哉東南所恃者長江之險耳有戰艦水軍而後險可用頃降指揮於淮江刱置者正以備此赤壁一戰而鼎足之形成魏終不敢有意江表使有其備敵敢以非所長而輕濟耶今事已爾非呼吸所能辦萬一賊以偏師渡江又將何以禦之夫避可暫而已至於再至於三將若何代宗避吐蕃於陝以有李郭之徒可恃於後也德宗避朱泚於梁洋以有晟燧之徒可恃以成功也此殊不聞得大將為誰可以庸方面之寄者有一宗澤已不

能容況其餘乎此所以深憂而竊痛也當國者姑欲咎既往以為歸罪之所果能有所補耶且偽楚之事欲尊用之者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自開闢以來豈有二其心而可以立事者乎比年冠盖相望於道彼曾不聞有所報答而文檄公然指為僣偽用意如此而欲因其所立以結好此何理也使歸罪而足以解紛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戴宋之志得矣第恐不可以為訓耳嗟乎子胥欲霸吳而尸浮於江萇宏欲興周而血化為碧孔融

以為漢而見收田豐以言效而不免昔之賢智如此何獨我哉今日之事安處患禍者易扶持危顛者難僕已安其易者惟公勉其難者則包胥哭於秦庭而存楚東之語於江中而昌唐必有在矣恐遂不復晤語故輒及之議國是一篇乃邀說十事之一謾録去可以見其梗概迂疎如此而欲求知難矣哉公遂得自便聞之喜過於自得承欲卜居衡湘間恐亦未為得計龍城可居不若少安為佳幸深思之慰諭之厚感服無已止有一捨

更無他法却覺身心輕安乃知成就此緣皆善知識也

然吾儕皆以一念之差與世故相值乃爾決非偶然世

間法莫不素定惟當坐進出世間法耳益遠言色邈無

見期千萬為天下自重不宣某再拜

乾隆御覽之寶

梁谿集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梁谿集卷一百十二

宋 李綱 撰

書五

貴州答吳元中書

懐澤與吳元中別幅

再與吳元中別幅

鬱林與吳元中別幅

鬱林與吳元中書

與吳元中別幅

貴州答吳元中書

某頓首啓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人還蒙教賜竊審

逦來動靜之詳慰佩無喻春深氣益暄伏惟孝履祇福
覼三月六日内禪詔旨王室變故遂至於此痛憤何言
又傳御營將士牓檄乃知遜位緣此之故所傳敵國之
意非也詔旨姑欲假此以為辭耳彼為趙氏之故而欲
以此為講好息兵之謀其術不亦疎乎自古不能自彊
而專以退避為事威靈盡去則必有此變曩議巡幸亦
嘗陳此以謂留中原雖艱危然人心士氣百倍可保無
虞若幸東南則肘腋之變不可測實不敢任其責盖亦

以理料之耳方建炎丁未秋主謀者既不為保中原之計即須乘勢幸建康而料理淮南以為藩籬措置戰艦水軍據江以為險則東南猶可保而無一旦倉卒之患猶得下策此瑯琊王所以聞西晉之故即日渡江也當時諸人但為身謀不為國計以謂渡江則天下以棄中原之罪歸於已故操兩可之說為駐維揚之謀以南遷議歸咎他人揚聲北還又不為東南守禦之備日復一日惟幸敵人之不來而來即南渡以避之自以為得策耳然

不知大江阻其後非倉卒所能濟則必有擾攘狼狽之勢禍變不測向之謀自以為巧者乃所以為疎也大抵為身計巧則所以謀國者必疎為國計深則所以謀身者必拙二者不可得而兼故能忘身及家以為國者國安而身與家同其休竊竊然惟以謀身為事則家國必至於俱亡而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而有國者必以用小人為戒也別紙所諭何慮之深方今戴宋之志無窮而不以進退二其心者獨吾二人耳借使如前書

所謂死得其所矣尚何言哉自古必有不二心之臣死社稷者亦常理也況又不必爾耶宣和間王蔡童梁所以謀身者至矣然卒不免靖康間唐聶之徒所以謀身者亦至矣然又不免至汪黄則又巧過於數子然又有今日之事吾二人者其拙不若人可勝言哉以其拙故反得視聽食息以至於今此豈可以人力致耶如僕之危又非公比姑置靖康不論前日用事者以事勢相激之故必欲置之死所選造百端處心積慮念念不忘未

及措手彼已先自罹禍以是知天之能勝於人而力不足以勝命也居易俟命使内省不疚俯仰無愧足矣如是而不能免亦命也舍虛幻身求真實法為宋純臣而死不猶愈於彼之死乎以此胷次坦然無復憂懼此說雖似不情然理實如此不知公以為如何區區自過象郡頗覺為嵐氣所中飲食多嘔姑少留懐澤將理公儻尚居龍城徤步往還不十數日可通音問或有所見顧見告也初夏秖數日間千萬節抑為天下自重不宣㫁

再拜

懐澤與吳元中別幅

承諭晉宋參辰之說理實然也曩嘗相與論於省中臨
亦以此奏淵聖且謂太原之圍已幾年矣賊之巢穴已
固不能保其必解安知未行彼不以坐困而已破乎迫
於威命既行顧任令冬捍禦之責使太原遂破亦當圖
所以復之者故多請器甲以行意欲鼓動兩露之民而
用之既得罷而志不遂所諭擣燕山者是也當時亦有

此意但倉卒戒行危疑百端種種不集而料理稍就緒廷議已變故不及此當時師中若能休兵平定百里之内牛酒日至而犒師與姚古約定而後進兵宜有可解惜其輕進而吝賞士不用命而墮賊計也若謂按兵中山先聲後實如李左車之説則不然漢兵破趙二十萬衆故燕齊靡然從風威足以讋之也斡里雅布之師捆載而歸初無邀擊之威則尼堪何憚望風而解太原乎大抵靖康之事正犯師或輿尸之戒而廷議不一此所以

卒無成功也高祖非獨以軟頑為大度又以大膽為英材曉事為明智興衰撥亂之主對勍敵馭羣雄大要在此爾然此乃天之所賦非積學所能致存亡興廢之所繫非偶然也建炎初嘗取漢高光武唐太宗事跡散在諸傳者刪去繁細掇其大節為一書目之曰漢唐三帝紀要録為之序而上之以廣睿聖之意而譖之者以為孩撫且指太公建成之事為言其譖愬之術每下又非靖康間此知書與不知書故不同也

余堵之事乃敵國兵家之常當時僉議以為洩雖亦無害者正欲間之使燕人徳我而金人疑燕如髙祖使陳平間楚曷甞畏其知耶果畏其知必不文墨付其使而取必於其事之成也其後王雲雖口傳道其語而卒不公然以為言者其意可見但中國所以應之者謬耳其後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詹大和主其事亦頗得要約議既變遂不諧爾何獨此哉賊之欲得志於中國者豈以此故但彼彊我弱彼智我愚彼恊我不恊故我

之施於彼者不行彼之施於我者必中如以曹馬之事
間吾二人者遂以為信然而余堵之事彼不為動此乃
勝負之所以不同也士大夫不知古今不識事理往往
指此為釁端豈不可笑建炎初知和議之誤國故批出
行遣初無公姓名而江夏增之此得之子謹子謹得之
世則其詳他日可詢其後既至行在屢於睿聖前開陳
方欲俟措置事稍就緒入章辨明罷去遂不果疑以為
通偽楚之意非也然今日得與和議之列豈非福人耶

往事皆不足復道但當思今日之策當何以處之吾輩雖不復任責然所以為國家慮者不能自已也以愚意料之所謂輕騎潛行欲襲我亦未必然但既不為備又無斥堠則探報不明而人心易揺又屯聚左右者正兵皆少皆招安盜賊如閻瑾丁進之徒彼皆利於南渡則得以復肆剽掠故金人游騎及境則張皇以告急朝廷無備不能自固而倉卒渡江則淮南州縣盡為盜賊所破所謂直楚通泰碎于賊手者乃盜賊非金人也藉使

金人蔑視中國輕兵深入知其所以應之彼亦未為得策令日之事當盛兵以扼江險而又以扼其歸路則賊亦豈敢久安居淮甸間但不知京東西兩路今復如何耳兩年坐視城邑之破如越人視秦人之瘠恬不加恤遂至於此罪當以是為先而言者咎其不早渡江抑末矣然事勢至此其初在於不恤諸路其終在於倉卒渡江倉卒狼狽則威靈盡去故江北盜賊得以殘破州縣江南禁衛得以脅制朝廷此舉動所以不可不審也正

如低棊對手高棊未必有殺之之意低棊惶懼多自著破令日變故皆犞擾之所致苻堅以百萬之師南寇謝安出遊别墅終日處畫將帥皆當其任必不如此偽楚之事初以其嘗自歸止於逺屏欲法光武待盆子以不死之意其後緣鞠承華夫人語言事而陳氏之事遂露睿聖以其據正寢通宫嬪故震怒而卒有後命事在罷相數月然不如此則今日之事未可知也前疏所謂秋高馬肥虜復入寇挾金人之勢不得而制之者謂此欲

尊用之者其懷貳甚明

建炎初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姦以散官安置既而吳給論汪送部其後潁川極論二人以謂必誤中興遂置極法次年春邵成章因張遇事有言繳申二人亦竄逐布衣魏祐連上五書聞亦不得其死其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尚不知存亡也潁川之書甚明白激切初無指斥之語但論此二人中其要害故下毒手以絕來者祐之書尤知當世大略此數書皆傳異日必見

之伸之章所論皆細故以謂如二人者大略非所責然當今任天下之事者正當責其大略而細故可簡伸之言非是如其人亦不易得而必欲置於死地近世所未有也

再與吳元中別幅 四月十六日

所諭建炎非靖康比當直罷和而治兵此至言也石勒遣使東晉元帝焚其幣而卻其使立意如是然後可以立國今乃不共戴天又非勒之比彼方以討僭伐叛為

辭而此欲以講好息民為說復追悔不尊用邦昌以解紛雖戲劇不如此

所諭當為數節是也然令亦豈可復望為全人能保東南如東晉已是妙手脈絡不通藥石之功不能至必有偏廢不舉之處能遏横流使不至大潰以令證候觀之亦豈易耶公意欲徑趨關中上策也初議正欲如此而議者以蒲解為賊所得相去密邇動聽故深憚往屢論不可始為襄鄧之謀前疏所謂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

中猶當用中策以趨襄鄧是也其意謂襄鄧由武關可以通關陜亦可為之漸其後中策不能行况其上耶其後見關中南陽為賊所破則又指以為非策殊不知有備而能自强雖與賊對壘可也無備而不能自强雖遠徙將安之古人所謂我之所至敵亦至焉是已

所諭聲多而實少意多而謀少此言深中所病然靖康中所起防秋兵其後罷去大半安能充數在河陽嘗三具疏爭之言切而甚詳必曾見也其後國論既異則雖

多亦奚以為建炎初有可以得兵之理者兩河之民無所歸者衆而京東西强壮散徙者亦多十數萬不難集故當時建議欲取財東南募兵西北既有緒而罷去言者指以為罪遂悉停之今數路之民反為賊用前日之犯淮甸者皆吾民也已有兵不能用而以資賊今豈可復得耶東南歳漕穀粟財帛者正以養兵當時亦不患無養之之具今則兵財皆可患矣又嘗欲以官田如户絶天荒逃田之類如弓箭手法養兵於民事已具而不

果行然民兵非數年不可用亦止可施於本土而募兵訓練可以遠戍必兼用之兵非募即民今人見募兵即曰兵驕不可用見措置民兵即曰民不可使為兵不知何自而可得也五季之際兵何嘗不驕周世宗及藝祖用之遂為精兵大抵數年來軍政益壞者議論不一而任人不專所以主之者非其人故也人材固難得然古之建功者未嘗借材於異世舍短取長亦有可用但習熟見聞少超拔之則議論紛紛此最可患建炎初名闕

陜將佐數十未罷間到者十數人皆有可觀有李庠者老於邉為童所黜謀略魁偉非諸將比因薦之為副留守遂為淵所毒而死殊可惜淵之忌與潛善同三月初聞淵亦死令將佐猶難得也州縣慣習朝廷議論不一之故奉行滅裂雖美意亦為具文此風豈易革但朝廷坐作得定是非賞罰明自當丕變令國論云何而責州縣難矣夫兵驕民困姦雄攘敓夷狄憑陵猶未足憂而所憂者在於小人蓋其謀身之計得君之術排陷之謀

皆難與爭鋒如建炎初其未至則設穽以待之其既至則掣肘以沮之其既去則多端以歸罪之此豈可與力爭耶因知古人以消長為天行者惟此係於天非人力所能勝也今雖已爾而羣陰固結者自若觀以抨䟽而引會其用意之巧如此事殆未足猶之病者微有陽氣猶不能死全陰則已矣此所以可憂也嘗思封建雖有末彊本弱之獘然各能立國而夷狄盜賊之患不若後世之甚郡縣施於承平之時則善矣巨盜起夷狄横則

往往不能制之三代秦漢以來可考也惟唐方鎮之制處乎封建郡縣之間葢方鎮者節度一道之兵自唐初有之當時内有府衛外有方鎮表裏相制最為得策至開元末府兵内剷邊兵外作於是始有安史之變卒賴方鎮平之其後裂河北以與三叛將德宗懲奉天之難行姑息之政方鎮始強唐末有巢寇之亂方鎮益盛而全忠遂以亡唐夫唐之變藉於方鎮之力矣所以強盛至於不可制者措置失當之過也

國初以唐為鑒削方鎮之權以絶尾大不掉之患是矣然至於今日承平之久郡縣單弱不能衛王室如手足之不足以捍頭目故夷狄飈馳盜賊蜂起莫有能抗之者則守常不變之過也為今之計唯復方鎮之制少因革之可以漸振中國然節度觀察防團之類今為階官不可復改故建炎初置帥府要郡以安撫使鈐轄都監代之庶幾不駭人耳目而寓方鎮之意當時即欲分隷州縣減上供財穀使治兵而假之權議不同者以為末

可分隸而財穀當俟其具數來上然後降旨故少緩之
既而罷去遂已至今帥要之號猶在監有名而無實也
或謂此制行則藩方將有難制者亦過計矣猶之治病
當以小者易其大者故病洞泄則有脫之理必以熱藥
補之已而成痢而痢可為也病熱者則當以寒藥下之
必羸困則徐以温藥調理然後可以復安漢高捐關東
以封韓信黥彭非不知此三人者得廣地則難制然當
時憂在亡楚故不得不然楚亡而三人亦擒矣今夷狄

盜賊之變如此而欲以郡縣常法持之無異投參朮而欲去癥瘕起羸瘵法方變而已憂其弊豈不過哉然要在得人如太原之得馬燧澤潞之得李抱真不數年間遂能以弱為強嘗著論甚詳偶已束裝未果錄俟續馳去公試思之以為如何此事不厭講之熟也

鬱林與吳元中別幅五月七日

論高祖光武甚善頃嘗作序進三帝錄及其梗槩謾錄去并所著郡縣封建方鎮三篇同往雖不成文取其意

可也願勿以示人及建明募兵劄子亦可以見當時措置募兵及所以養之大概然此所募兵正欲置營房於河北京東西陜西更番以衛行在當時行在絶無兵也帥要兵如大名四軍止萬人耳傳為十萬則太過當時立額固有多處然不過招填不足似未為害孰若全不招而無兵以戰守併與其地與民而棄之耶兵貴精不貴多至論也有兵又須訓練得帥以馭之乃為精兵猶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廈有材料而無

巧匠則拙有巧匠而無材料則是無麵而造食也失當
時可投之機會最為可惜至於養兵之費竊謂朝廷歲
漕東南米六百萬餘石及上供財帛等正以養兵及六
宮宗室百官之奉祭祀賓客賞賚之用又榷天下茶鹽
之利以供非泛之費今此等用度絕省矣若均節之則
不患無財豈專恃募民助國哉然此乃建炎初事今地
益蹙民益困江湖運道不通則非徒無自得兵財直可
患矣唐之方鎮唯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蓋有為而然餘

路則否建炎初下令以河北河東封能守者聽其世襲而沿江河淮置帥要但假之權使治兵非世襲也略倣唐制然此亦建炎初事今之諡倣又不同矣三等之規固善其誰行之觀沿江置制置使而淮南未聞大槩可見不知失淮南則江以南可保乎東晉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後唐遷於豫章正以失淮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於倚關中以復河北在今日誠為渺茫天意難測會有時耳

鬱林與吳元中書 七月十五日

承諭日讀華嚴此書廣博微奥難得其指歸游心之久當有深契而自得者願垂誨一二發藥幸甚憂患中觀易妄有所見世謂易類佛書之圓覺雖大指如此然立象盡意正類華嚴以種種表法其含容無盡一也易論世間法華嚴論出世間法唯知世間出世間等無二法則知二書無差别矣近世學易者以王弼筌蹄之論捐象數故多失聖人之意殊不知得魚兎然後可以忘筌

蹄未得之間豈可遽忌哉唯因象數以求意而不泥則得之矣離羣索居深恨不得講貫之益也見仲古言公隨行有松老易書果爾告就黄守處借一介送示年運既徃矣庶幾以此洗心會晤無期惟坐進此道為望

與吴元中别幅七月二十五日

見折仲古言公隨行攜松老易書故前書就借恐其行緩今托賓守專人致此庶幾速得如果有之告就柳守處更借一介同送示幸甚頃在湖外傳得松老春秋集

解推究象數殊有工意其易書亦然故竊欲一見之易
之妙處在觀象知數而令人皆撥置不復道因失聖人
之意多矣猶之觀天以南箕為北斗考歷以二至為二
分其所失豈不遠哉立象盡意其象具存顧弗深考而
數非有所傳授不可然亦有可以心悟者此難以筆舌
言也古人學易有互體卦變時來俯仰之類皆不可廢
惟其是而已憂患中讀易時見一斑輒著其說以為之
傳又作釋象訓辭明變類占衍數五篇以解剥易體庶

幾成一家言文多未果致左右更欲得崧老書以參訂之異時或得生還可藉手以見也

梁谿集卷一百十二